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再年轻一次

王保民 主编 凌鼎年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再年轻一次

凌鼎年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再年轻一次

凌鼎年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字数: 78 千 开本: 787×960 1/32 张印: 4.375

印数: 1—15,6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方 铁 封面设计: 张文昕

总策划: 冯 艺 技术设计: 蓝剑风

ISBN 7-5363-1167-2/I·248 /定价: 1.50元

点亮这些星星

(代序)

冯骥才

近来，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一本是大陆出版，另一本是香港出版，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名家颇少。不象中短篇小说，名家大家，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但这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因何“隐姓埋名”，未得应得的注目？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作品也是偶有所获，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

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书稿，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

有志于小小说的作家，有的已写出一二百篇，更有佳作连篇者。由此，不能不认定，小小说作家的冷落，乃是一种对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使然。

十年来的文学热，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人们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文学的魅力，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社会变革的深广发展，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愈紧张。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文学象塞得满满的大袋子，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因故，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便是从短篇到中篇，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自然也就会小看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

然而，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零敲碎打，茶余饭后，填空补白，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正是因其精短，它就要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灵巧的捕捉，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靠着四两拨千斤，一言九鼎，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乘法而不是除法。轻浅和单薄只是劣等小小说的弊病，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说的特征，也是小小说的艺术追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都是一个无穷的秘密，既可以无穷的

创造，也可无穷的探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并有着同等的份量。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没有理由轻看了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然而，呼唤不如提倡、帮助和推动。

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近年一些有识之士，亟力振兴小小说。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更有选刊，影响广及全国，远及海外。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着意将小小说由冰潭推入热潮。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此间又编集一卷《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这是更进一步的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风格，成就，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

任何事业的兴盛，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就象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

1990年8月于天津

各人有各人的优势

小说的创作，厚积薄发，是一种写法；生发开去，也是一种写法。

有人小题材小细节写出了洋洋数千字，乃至数万字，这是一种本事，一种创作优势；有人大题材大背景却只写些短篇幅的，甚至压缩为小小说，这是一种个性体现，是一种创作习惯的流露，是一种创作思想的实践。不知这算不算优势？

我在八小时外埋头于爬格子。大抵是些零零散散的边角料时间，于是我因时制宜，小块时间写小块文章。或许正是由于这客观因素的制约，几年下来，回

头检视自己的创作，发现自己与小小说结了缘。

尽管有人把小小说创作看成“小儿科”。我依然偏爱之。并且我固执地认为：小说的份量其实不一定因篇幅大小而决定其轻重。有深度有份量的小小说胜过有水份的长篇幅小说完全是有可能的。俗话说“秤砣虽小压千斤”，其中哲理，堪可玩味。

我不敢也不想说我的小小说有多少深度多少份量，但我力图压干小说里的水份。写小小说的素材绝不写短篇，写短篇的决不拉成中篇，总之，能浓缩的尽量浓缩，让水豆腐变成豆腐干。豆腐干文章为有些人轻视，但如果因此而有嚼头，读者读着说声“味道好极了！”，这岂不比掺水掺汤的作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我出生于江南一个古老的小镇，弱冠之年才独在异乡为异客，童年的记忆格外清晰，小镇的风情，小镇的人物，烂熟于胸，每当动笔前，其人其事于眼前如电影镜头般切进切出，于是小镇人事成了我创作的一大题材，我珍惜我的生活，视之为小小优势。

微山湖畔的煤矿，我又生活了二十个春秋，这是个三省交界的地方，是个半城半乡，亦城亦乡的地方，生活自有其独特性。我从江南来，自有江南学生娃的视角。江南江北的反差，在我心里反复碰撞，沉淀成了我不同于当地作者的生活积累。这种差异，或许也是我的优势。煤矿与城市，乡村与城

市，我巡行其间，努力沟通。这块接壤地区、中间地带，也成了我创作的好题材。这是生活的馈赠，兴许终身受益。

题材，好比小媳妇手中的米，是烧成粥，是烧成饭？是烧成夹生饭，是烧成焦锅巴？是巧媳妇是笨婆娘？就看如何烧法了，就看揭锅品尝了。

我力图把每锅饭烧好，一锅比一锅好，但饭烧得烂了烧得生了，合不合众人胃口，我说了是不算的，故而我不便下什么结论。

我的所谓优势是不是真正的优势，我的优势是否充分利用了发挥了，还望读者品头评足。这样，我的下一锅饭或许能烧得更香点更合大家的胃口点。

目 录

点亮这些星星 冯骥才(1)
各人有各人的优势 (4)

菊痴	(1)
茶垢	(5)
画·人·价	(8)
外乡人	(11)
失窃	(15)
再年轻一次	(18)
背景	(22)
十元钱	(25)
戴工程师的遭遇	(28)
戒骄	(30)
最后的日子	(33)
遗憾	(36)
解脱	(39)

名额	(42)
时装	(45)
平衡	(47)
甲鱼风波	(49)
意外	(53)
隔离	(57)
阿菊	(60)
困惑	(62)
一等功	(67)
阿惠与小慧	(70)
老会计轶事	(72)
混个人样	(75)
误车怨喜录	(78)
钓鱼	(81)
新乡长不肯吃喝	(83)
心澜	(87)
生日	(91)
要不要解释	(93)
考勤员的烦恼	(95)
洋楼	(98)
压岁钱	(100)
柏树老爹	(102)
弥留之际	(104)
电梯，超负荷	(107)
锦纶丝袜	(110)

绰号	(112)
肖矿长与和尚头	(115)
中奖机会	(120)
编后记	王保民(126)

菊 痴

菊花品种累千上百，黄白红紫，均有不胜枚举之品种。唯绿色菊花极为稀少罕见，而绿色品种中，又以“绿荷”为花形最大，绿意最浓，一向被认为是菊之上上品。

大凡名贵品种都娇贵，“绿荷”也极难培植，只少数大公园中才有此品种，因而其珍其贵显而易见。

据说私人有“绿荷”品种的不多见，但老菊头有。

说起老菊头这个人，可算一怪——他一辈子单身独居，仿宋代名士林逋“梅妻鹤子”，自谓“菊妻菊子”，爱菊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

他家屋里屋外全是菊。什么“帅旗”、“墨十八”、“绿刺”、“十丈珠帘”、“绿水长流”、“枫叶芦花”、“凤凰转翅”、“绿衣红裳”、“古铜钱”、“贵妃出浴”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菊展。

数百品种中，老菊头最宝贵的自然是绿荷。

也真有他的，那盆绿荷被他养得高不盈尺，枝不过三，棵壮叶大，底叶不焦，每枝一花，同时竞放；花绿如翡翠，花大似芙蓉。远观，花叶难辨，绿溢盆沿；细瞧，苍翠欲滴，绿意可掬——此乃老菊头命根子也。

据传闻：此绿荷品种出自清廷御花园，故老菊头一向以拥有御菊亲本、正宗绿荷而自傲。

老菊头最烦别人要他参加花卉协会，似乎一人会，绿荷名菊就难保了。

他脑子里只有菊花，别的，对不起，他每见报上登有菊展消息，必自费前往。一到菊展，必先寻觅有无绿荷品种展出。若有，他必赏看再三，临走必甩一句：“非正宗绿荷！”

于是，洋洋得意之情难抑。回家后愈发对那棵绿荷爱护备至。

老菊头为了保存这棵正宗绿荷，可谓煞费苦心。这绿荷品种他每年只种一盆，绝不多种。他年年插枝，成活后选取一棵最壮实的保留，其余的连同老根一起毁掉。以免谬种流传，正宗不正。

老菊头的这盆绿荷犹如邮票中的孤票，古籍中的善本，使得许多菊花爱好者垂涎欲滴，好多人千方百计想得之，但任是软的硬的，一概碰壁碰钉子。

多少年来，他家的菊花只准看不准要，谁若不

识相，开口向他要一盆，或想动脑筋分个根，剪一枝什么的，那他必不给你好脸色看，随你是什么人，一律如此。

秋天的时候，老菊头的侄女带着一英俊潇洒的青年来看望他。老菊头向来把侄女当亲女儿待的，见侄女有如此一表人才的男朋友自然高兴万分，于是不免多看了几眼，这一多看，老菊头发现这青年很面熟，想了好久，他终于记起来了，这青年就是曾劝他加入县花卉协会最起劲的一位，对了，好象记得他是公园的什么技术员，想到此，老菊头立即警觉起来，连神经末梢也像长了眼睛似的，如防贼似的注意起了这青年的一举一动。

好呵，要手段要到我侄女身上来了。看来和我侄女谈朋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了这想法后，老菊头对侄女也有了三分戒心。

有天半夜，老菊头被风声雨声惊醒，他放心不下那盆绿荷，披衣到天井里把绿荷搬进屋，不料因地湿脚下一滑跌了一跤，老菊头怕跌坏绿荷，倒地时硬是护住了绿荷，故而跌得好重，痛得爬都爬不起来。过后，检查下来是尾骨骨折，需仆床静卧。

于是，照顾老菊头，照顾菊花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侄女身上。

老菊头对侄女少有的热心生出了几分怀疑，他怕有意外，索性叫侄女把绿荷搬到他床前。

慢慢地，这盆绿荷不如先前精神了。

第二年春上，虽然窜出了几个新芽，但嫩嫩的，弱弱的，他侄女几次提出搬到天井里照照阳光，老菊头终因放心不下，坚持不肯。等后来眼看这盆绿荷要活不成了，老菊头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搬到天井里。可他本能地感觉到侄女的那位男朋友也在天井里，急得大叫搬进来，慌慌地细数着那仅有的几根芽缺了没有。

终于，绿荷一缕芳魂去矣。老菊头倾注一生心血养之护之的所谓御菊亲本、正宗绿荷就此绝种。

茶 堀

史老爹喝茶大半辈子，喝出了独家怪论：“茶垢，茶之精华也！”

故而他那把紫砂茶壶是从不洗从不擦的。因常年在手里摩挲，壶身油腻腻紫黑里透亮。揭开壶盖，但见壶壁发褐发赭，那厚厚的茶垢竟使壶内天地瘦了一大圈呢。

莫看此壶其貌不扬邋里邋遢，却是史老爹第一心爱之物。从不许他人碰一碰，更不要说让喝壶中之茶了。

据说此壶乃传之于史老爹祖上有位御笔亲点的状元之手。更有一说录此备考：即此壶较之一般茶壶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大特色。其一：任是大暑天气，此壶所泡之茶，逾整日而原味，隔数夜而不馊；其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因茶垢厚实，若是茶叶断档，无妨。白开水冲下去，照样水色如茶，其味不改。